

元代回紇畫家高克恭史事考辨

王頴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

關於元代著名畫家高克恭的家世，惟時人鄧文原《巴西鄧先生文集》卷下〈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云：「曾祖某。祖樂道。父亨。公諱克恭，字彥敬。其先西域人，後占籍大同，譜牒散逸，莫迹其所始。公之父，以力學不苟媚事權貴，為六部尚書器重，歸以其女。因奉母夫人翟氏居燕，時皆知名士，嘉甫朝夕講肄，遂得大究於《易》、《詩》、《書》、《春秋》及關、洛諸先生緒言，搢紳交章論薦，世祖召見便殿，奏對皆經世要務。而嘉甫雅不樂仕，歸老房山。生子五人，公其長也。」¹以六部尚書為肇端，馬明達〈元代回回畫家高克恭叢考〉一文云：「按『六部尚書』應即『行六部尚書』，此職只有金朝末年曾經設置過，是一個在戰爭狀態下的以物資調運為主要職能的官職，帶有應急性質。……蒙古立國之初，很多制度都沿襲金朝，可謂『元承金制』，其中就包括曾經設置過『行六部尚書』這一官職。……大蒙古國時期擔任此職的似乎只有一個人，就是永清史氏家族的第一代史秉直。……由此可見：一、木華黎以史秉直為『行六部尚書』，是沿襲金制而來的，其職能仍然是主管物資的積貯與轉輸。二、鄧文原〈行狀〉所說高嘉甫……是史秉直的女婿，高克恭則是史秉直的外孫。應當說，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顯赫的政治關係。知道了高氏父子的這一層背景，〈行狀〉裏某些原來並不十分清晰的內容便豁然明朗起來。」²

史秉直嘗任北京路的行六部尚書，記錄頗多。《〔光緒〕畿輔通志》卷一六六劉祁〈故北京路行六部尚書史公神道碑〉云：「公諱秉直，字正道，大興永清人。……甲戌秋八月，從王攻北京。明年三月，城降，王以國人烏野兒為北京路都元帥，以

¹ 鄧文原：《巴西鄧先生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清鈔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772上。

² 馬明達：〈元代回回畫家高克恭叢考〉，載湯開建、馬明達（主編）：《中國古代史論集》第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17，118。

公為尚書，行六部事。……烏野兒雖為大帥，其軍府事一以委公。公隨方區處，無不盡善，闔邑悅服。」³不過，問題的癥結乃是：大蒙古時期擁有同樣官稱的人，並非如馬明達所云只有真定路世侯史天澤父親一人。⁴定居在燕京路的王楸、西京路的李某，都有過相同的職銜。《元史》卷一五三〈王楸傳〉云：「王楸字巨川，鳳翔號縣人。……甲戌，授宣撫使，兼行尚書六部事。從三合拔都、太傅猛安率兵南征，下古北口，攻薊、雲、順等州，所過迎降，得漢軍數萬，遂圍中都〔燕京路〕。」⁵張之翰《西巖集》卷一五〈樂善堂記〉云：「雲中〔西京路〕李彥實，資孝悌、崇仁義，為人謀必忠，與人交必信，自妙齡力學，年踰知命，不求聞達，聚書數千卷，日以修身齊家為事。雪庵大宗師光公，嘉其賢，名所居堂曰樂善。……彥實名賁，故行六部尚書諱某之第三子。其家世、事業，見於內翰李韋軒先生所作神道碑，茲不復云。至元辛卯日南至後三日，邯鄲張某記。」⁶除此之外，入元之際，猶見雲南地方的行六部尚書。⁷

以嘉甫為字的高亨，在移居燕亦即燕京路以後，「大究於《易》、《詩》、《書》、《春秋》及關、洛諸先生緒言」，自然是一位理學之士。這與接受元初儒師劉因贈詩的嘉甫情況似乎相當吻合。《靜修集》卷七〈嘉甫從親王鎮懷孟〉云：「茲遊真可樂，兔苑更粉榆。孝悌燕南選，文章郝氏徒。早年多急難，晚節足歡娛。寄語賢兒姪，詩書是遠圖。」⁸文中的郝氏，應該就是中統元年出使南宋被扣留在真州，至元十三年方始返回大都，不久即病逝的郝經。《元名臣事略》卷一五〈國信使郝文忠公〉云：「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水，晝理家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于鐵佛精舍，俾專業于學，坐達旦者凡五年。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諸子。蔡國儲書萬卷，付公管鑰，恣

³ 《〔光緒〕畿輔通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原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27上。

⁴ 《秋澗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明修補至治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卷四八〈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傳〉云：「父尚書府君秉直，讀書尚氣義，為一方嚮服。生三子：天倪，天安，公〔天澤〕，其季也。國朝癸酉歲，冬十月，太師木華黎以王爵帥天兵南略中夏，雷砰霆激，震蕩無前。府君審興運之會歸，一群疑之去就，倡率義從降軍門。王炤其誠，數千人賴以生，仍令府君統降主漕。繼從王攻北京，下之，以勞授行部尚書。」（頁84上）

⁵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3611。

⁶ 張之翰：《西巖集》，《四庫全書》本，卷一五，頁一〇下至一一下。

⁷ 《秋澗集》卷八六〈乞尚書柴楨北還事狀〉云：「竊見雲南王府衛、行六部尚書柴楨，賦性良能，為人簡重。向總西曹，殊深雅望，久承簡在之恩，宜處腹心之地。自居大理，將及五年。今體訪得王府既還，無所事事。至於彼方上設宣撫，下有管民等官，仰賴天威，足以鎮撫。其柴楨等一行官吏廿餘人，似不宜久置遐方，坐老志節，使智能之士，不得樹功業於明時，誠可惜也。」（頁412上）

⁸ 劉因：《靜修集》，《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元宗文堂刊本，卷七，頁一一下。

其搜覽。公才識超邁，務為有用之學，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掇其英華，發為議論，高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為己任。⁹ 劉因原貫容城縣，與郝經所寄籍同隸於順天路亦保定路，¹⁰ 二者或曾有密切的關係。也許正是這種由師及徒的非比尋常關係，遂使後者贈詩時不提其姓。

高氏的族屬，不少研究者歸之於回回。然而，檢閱同時代人的記錄，論地域，則西域；論種類，則回紇。吳師道《吳禮部文集》卷八〈題高彥敬越山圖〉云：「西域有茲奇士，東州無限佳山。一幅西興漁浦，風流千載人間。」¹¹ 釋大訢《蒲室集》卷五〈高彥敬尚書墨竹〉云：「西域高侯自愛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蒼梧帝子秋風淚，翠袖佳人日暮寒。」¹² 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卷一〇〈題高彥敬尚書房山圖〉云：「高侯回紇長髯客，唾灑冰紈作秋色。山南山北風景殊，妙寫總能隨筆墨。」¹³ 而名克恭作士安者，更為畏兀兒之借稱回鶻。曹昭《格古要論》卷上〈高士安畫〉云：「高士安，字彥敬，回鶻人。居官公暇，登山賞覽，其湖山秀麗，雲烟變滅，蘊於胸中，發於毫端，自然高絕。其峰巒皴法董源，雲樹學米元章，品格渾厚，元朝第一名畫也。」¹⁴ 其東遷也有蹤迹可尋，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八〈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朶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于〔干〕、普花見〔兒〕，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劉敏〕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熟其材量而閱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¹⁵ 高氏或在其中。

二

與高克恭交遊者，以安家或旅寓在燕京路亦大都路的北土為最多。〈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云：「李仲方，公故人也，以兩浙運司經歷卒于杭，公為卜地，葬之西溪，且為文志其墓，與郭佑之、李仲賓、鮮于伯幾、王子慶等祭之，哭盡哀。」¹⁶

⁹ 蘇天爵(撰)、姚景安(點校)：《元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94，295。

¹⁰ 《清容集》(《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元刊本)卷三〇〈安熙墓表〉云：「皇元平江南，其書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朱熹〕書會粹而甄別之。」(頁二二上)

¹¹ 吳師道：《吳禮部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清鈔本，頁296上。

¹² 釋大訢：《蒲室集》，《四庫全書》本，卷五，頁一下。

¹³ 朱德潤：《存復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一〇，頁337下。

¹⁴ 曹昭：《格古要論》，《四庫全書》本，卷上，頁一三下。

¹⁵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景印明弘治刊本，卷二八，頁一下至二上。

¹⁶ 《巴西鄧先生文集》，頁772下。

作吏頗有清譽的仲方亦李有卒後，得到友人的助恤，也別有文字提到，而可能也是高克恭的朋友張可與亦名列其中。俞德鄰《佩韋齋集》卷一〇〈送陳茂叔序〉云：「今尚書李公仲常，以潔廉忠信為之先；李君仲方，以清修勤敏為之佐。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趨辦之饒，會計之當，二浙之民，賴以蘇息。」¹⁷《珊瑚木難》卷四金思誠〈記事〉云：「國初，張可與〔斯立〕、李仲方、鮮于伯幾同仕于朝，既而張公除江浙郎中，仲方為都事，鮮于浙東經歷，胥會于杭，甚歡。一日，李卒於官，張公移書伯幾曰：『仲方沒矣，家貧子幼，吾不經理其家，孤寡何依？吾許一女配其仲子。』伯幾聞訃，哀祭成禮，亦以一女贅其長子，即從善，後官至紹興路推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安路總管。泰定間，為江陰州尹。余館其家，教四子，惟長子叔成以文學名。乃知前輩結交重氣義，不以勢利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仕至中書左丞，元朴公乃其姪。享富貴，必有異於人，信不誣矣。」¹⁸

與高克恭一樣，早逝的李仲方亦李仲芳也是一位在書法和繪畫上頗有水準的士人，以致昔日的墨戲日後成了受人珍藏的墨寶。柳貫《柳待制文集》卷一八〈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云：「方車書大同，弓旌四出，蔽遮江淮，無復限制，風流文獻，蓋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日覩也。故遊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予及識其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鮮于伯幾、郭佑之。仲芳、敬彥興至時，作竹石林巒，伯幾行草書入能品，貢父、佑之與三君俱嗜吟，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而吳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數人。」¹⁹《西巖集》卷一八〈跋張老山鵬飛所藏李仲方詞翰〉云：「今鵬飛提刑出故人李君仲方詞翰，裝束成軸，請諸公題詠，以白於世。雖死生交情，亦王、蘇之遺意也。彼好譏評、務矜誕，視一世人文字皆出己下者，能若是乎？」²⁰張伯淳《養蒙文集》卷五〈題李仲芳墨戲〉亦云：「仲芳嘗為仲賓作此墨戲，襲藏且數載。今仲芳已矣，復初乃不費而得之，手澤猶潤，當與青氈並傳。」²¹仲賓即李仲賓，也就是當時以畫竹著名的燕京人李衍。正是他，曾對李仲方為高克恭所作的畫竹極口揄揚。《竹譜》卷四：「慈竹，古人亦少畫之者。吾亡友李仲方喜作此竹，嘗為高彥敬侍御畫一幅，絕佳。」²²

李衍（仲賓）之與高克恭結交，早在來到南方以前就已開始了；而在這個朋友圈子裏，即有鮮于樞（伯幾）、暢師文（純父）、焦敏中（達卿）以及李衍的從弟英發。鄭元祐《僑吳集》卷一二〈李英發墓誌銘〉云：「信庵先生〔李英發〕家於燕累世，由其上皆饒資，至先〔生〕，乃結交天下知名士，若商左山〔挺〕、姚牧庵〔燧〕、暢純父、高

¹⁷ 俞德鄰：《佩韋齋集》，《四庫全書》本，卷一〇，頁六下。

¹⁸ 朱存理（編）：《珊瑚木難》，《四庫全書》本，卷四，頁六三上至六三下。

¹⁹ 柳貫：《柳待制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刊本，卷一八，頁一二上。

²⁰ 《西巖集》，卷一八，頁一七上。

²¹ 張伯淳：《養蒙文集》，《四庫全書》本，卷五，頁九下。

²² 李衍：《竹譜》，《四庫全書》本，卷四，頁一六下。

彥敬及焦〔達〕卿、鮮于伯幾、李仲方。若仲賓父，則先生從兄弟，而劉蘇州嗣〔宗，則〕又婣家也。世祖皇帝駕馭天下，豪傑布衣，一言動萬乘，立〔至卿〕相無難者。先生生長輦轂下，其一時游從，皆海內名德鉅公、〔禁〕近大臣。有以言於上，宣授泉福司提舉。先生笑曰：堯、舜之世，〔尚有〕巢、由，豈可強其所不欲哉？竟辭，以不仕之節高諸公間。久〔之，又〕欲強之仕者，於是，挈家南游。……故人南來者，皆思所以處先生。獨高公鍾〔情猶〕切，至凡能以禮待士者，高皆懇懇致禱。而先生尤能以禮自〔居，一〕語不合意，便引去。²³ 許有壬《至正集》卷四九〈暢師文神道碑〉云：「高公彥敬為山南副使，移文言不可居公〔暢師文〕上者三。……且兄事三十年，義雖朋友，愛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²⁴ 周密《癸辛雜識》卷續下〈光祿寺御醴〉亦云：「〔焦〕達卿嘗為光祿寺令史，掌醴事。」²⁵

曾與漢卿（劉衝）在帝城盤桓的佑之即郭天錫，貢父即梁曾。梁曾乃大都路人，郭天錫則大同路人。《元史》卷一七八〈梁曾傳〉云：「梁曾字貢父，燕人。……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符。久之，陞員外郎。十五年，轉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江宣撫司事。明年，除知南陽府。……十七年，朝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選曾使其國。召見，賜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行。……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三年，以疾去。」²⁶ 王惲《秋澗集》卷一八〈至元十六年歲在己卯四月十一日，偕大同郭天錫祐之、大梁劉衝漢卿、上党李昌齡千秋，遊內梁門西大佛寺，寺即審實相院也。主僧郭，里人，臘七十餘，相與會堂東丈室。坐間話文字，及壬辰歲，京城警嚴，令人慨嘆久之。祐之為放生長歌，劉起浮大白者數行，懷仰之思，渙焉冰釋然，後知盛衰之不恒，哀樂之無端也。開口而笑頻，何厭焉？遂留題而去。侍行者，安陽楊躉義甫〉亦云：「帝城何處散春棕？花木禪房一逕通。共訝殘僧談世故，却憐閑燕得諸公。風雲心事誰能了？歡樂朋從豈易逢？聽徹清吟歸路晚，金明池沼夕陽紅。」²⁷

三

高克恭同時以詩畫斐聲當代後世。詩之淵源，《柳待制文集》卷一八〈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尚書絕句詩後〉云：「高公彥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韻勝，如王摩詰

²³ 鄭元祐：《僑吳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弘治刊本，頁 823 上至 823 下。

²⁴ 許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宣統刊本，頁 238 下。

²⁵ 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202。

²⁶ 《元史》，卷一七八，頁 4133-34。

²⁷ 《秋澗集》，卷一八，頁 324 上至 324 下。

在輞川莊，李伯時泊皖口舟中，思與境會，脫口成章，自有一種奇秀之氣。人見其出藩入從，而不知其游戲人間，直其寓耳。……京城有隱者何得之，曩與公及鮮于伯幾同學為詩，年近八十而終。嘗作詩題公墨竹，亦蕭爽可喜。」²⁸何得之名失，大都人。本係匠戶，後得開除。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下云：「何得之與李道復〔孟〕、黃約彥博、吳〔元〕珪君璋諸公為布衣交。得之名隸冊籍，既老始得女，三歲，歲募一人代其役，人頗憐之。一日，以詩投君璋云：『白首猶當戍塞雲，無兒誰替未亡身？木蘭三歲方學語，須得腰弓知幾春？』君璋時為樞副，翌日，持此詩與同院觀之，遂除其籍。」²⁹《國朝文類》卷五六王士熙〈張進中墓表〉云：「余識京師耆老多矣，所敬者唯君〔張進中〕及何失。失家善織紗縠，最能為詩，充然有得，如宋陸務觀可傳也。日出買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³⁰《乾坤清氣》卷一四揭傒斯〈過何得之先生故居〉云：「可憐古井門外，依舊鐘樓屋西。何處高吟痛飲？黃花翠竹都迷。心事巢由以上，文章陶阮之間。千古高墳保下，白雲明月青山。」³¹

高克恭的家學應該是自金末元初北方發展起來的別派理學。昔日的燕京路，自姚樞、楊惟中援引江漢先生趙復來到後，建書院講學，成為北中國的中心。姚燧《牧庵集》卷一五〈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云：「公〔姚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趙復〕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³²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六〈太極書院記〉云：「庚子、辛丑間，中令楊公〔惟中〕當國，……乃於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于壁，請雲夢趙復為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為道學生，推本謹始，以太極為名，於是伊、洛之學遍天下矣。」³³〈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云：「公蚤習父訓，於經籍奧義，靡不口誦心研，務極源委，識悟弘深。……公陞尚書，言：明刑本心〔以〕弼教，人道莫大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叙，今子證父，婦證夫，弟證兄，奴證主，擄掠成獄，大傷風理，宜禁絕。」³⁴《式古堂書畫為考》卷四七王士熙〈高房山青山白雲圖〉亦

²⁸ 《柳待制文集》，卷一八，頁七下。

²⁹ 陸友仁：《研北雜志》，《四庫全書》本，卷下，頁三下至四上。

³⁰ 蘇天爵（輯）：《國朝文類》，《四部叢刊初編》景印至正刊本，卷五六，頁二四上至二四下。

³¹ 偶桓（編）：《乾坤清氣》，《四庫全書》本，卷一四，頁一八下。又，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後至元刊本）卷三〈挽何得之先生〉云：「手織烏紗日賣錢，全家閑住五雲邊。伏生有女書空在，伯道無兒世共憐。北市行歌花爛漫，西亭坐嘯月嬋娟。少微光氣今年闌，知是詩隨過海船。」（頁 164 上）

³² 姚燧：《牧庵集》，《四部叢刊初編》景印武英殿聚珍本，卷一五，頁三下至四上。

³³ 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正德刊本，頁 709 上至 709 下。

³⁴ 《巴西鄧先生文集》，頁 772 上、773 下。

云：「為刑部尚書。其〔高克恭〕言：子不得證父，妻不得證夫，奴不得証主，此乃綱常正道也，至今著為令格，真乃國家養成，傳之千古。」³⁵ 品味其語言，宛然道學家的口氣。

在追述高克恭畫的淵源方面，或以為出自金人王庭筠。倪瓚《清閨閣遺稿》卷八〈題畫，次韻〉云：「中州人物，獨黃華父子詩、畫逸出氈裘之表，為可尚也。觀澹遊此卷，筆意蕭然，有蔡天啓之風流，蓋高尚書之所祖述，而能冰寒於水者與。」³⁶《草堂雅集》卷四張翥〈高彥敬山水〉云：「房山得法黃華山，筆力斷取青孱顏。居然真境開九瑣，中有美人茅屋間。」³⁷ 也有人依據作品的風格，判定乃師法宋人的米芾、米友仁父子和李成、董源、巨然等。宋鑿《燕石集》卷九〈上虞山行值雨，馬上口占〉云：「山腰雲掩翠光微，遠見雲濃近見稀。對景漫思高彥敬，懷人常憶米元暉。」³⁸《柳待制集》卷一九〈題高尚書畫雲林煙障〉云：「房山老人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煙雨，晚更出入董北苑，故為一代奇作。然不輕於著筆，遇酒酣興發，或好友在前，雜取縑楮研墨，揮毫乘快，為之神施鬼設，不可端倪。今俗工極意臨摹，豈能得其彷彿哉？」³⁹ 夏文彥《圖繪寶鑑》卷五云：「高克恭，……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李成，墨竹學黃華。大有思致，怪石噴浪，灘頭水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⁴⁰ 朱德潤《存復齋續集·題高彥敬山水》亦云：「高侯畫學，簡淡處似米元暉，叢密處似僧巨然，天真爛漫處似董北苑，後人鮮能備其法者。」⁴¹

生活於元代稍晚的畫家吳鎮、朱德潤、郭畀曾經接受高克恭的教誨和啓迪。吳鎮《梅花道人遺墨》卷下〈竹譜〉云：「古今墨竹雖多，而超凡入聖、脫去工匠氣者，惟宋之文湖州一人而已。近世高尚書彥敬甚得法，余得其指教甚多，此譜一一推廣其法也。」⁴² 朱德潤《存復齋續集·題徽太古所藏郭天錫畫卷後》云：「皇慶中，僕因受學於雪川姚子敬先生。先生謂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畫事。適彥敬高侯至，見僕弄翰，語先生曰：『是子畫亦有成，先生勿止之。』由是日新月染，不覺墮于藝成。延祐初，因抵杭，與郭君天錫會于旅次。天錫每詫余于善得高侯旨趣。」⁴³ 陳旅《安雅堂集》卷二〈題韓伯清所藏郭天錫畫〉云：「往年京口郭天錫，學得房山高使君。畫省歸來人事少，煙岑閑向客樓分。林扃暝落青楓雨，水郭寒生白蜃雲。歲晚懷人

³⁵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四庫全書》本，卷四七，頁七一上。

³⁶ 《清閨閣遺稿》，《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萬曆刊本，卷八，頁 671 上。

³⁷ 顧瑛（編）：《草堂雅集》，《四庫全書》本，卷四，頁三〇上。

³⁸ 宋鑿：《燕石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清鈔本，頁 185 上至 185 下。

³⁹ 《柳待制文集》，卷一九，頁一〇下。

⁴⁰ 夏文彥：《圖繪寶鑑》，《四庫全書》本，卷五，頁一六下。

⁴¹ 朱德潤：《存復齋續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涵芬樓秘笈》本，頁 369 上至 369 下。

⁴² 吳鎮：《梅花道人遺墨》，《四庫全書》本，卷下，頁八下。

⁴³ 《存復齋續集》，頁 370 上。

增感慨，晴牕展玩到斜曛。」⁴⁴ 甚至是在朝廷名聲甚重的商琦，所畫山水似乎也能追溯其相關的源流。《至正集》卷九〈題商德符為韓伯順畫山水圖〉：「我朝善畫高尚書，一變即至商曹南。九方相馬迹固異，妙處均與造化參。韓家此圖更奇崛，展看撲面浮清嵐。山疑近薄忽窈窕，水若清淺中潭潭。望之如仙山中人，便欲卜鄰茅一庵。紛紛道路何為者？煙霞胡不窮幽探？」⁴⁵

四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七〈高房山墨竹圖并題卷〉云：「僕至元間為郎兵曹，秩滿，彥敬與僕為代，情好至篤。是時，猶未甚作畫。後乃愛米氏山水，專意模倣，久而自成一家，遂能名世傳後。蓋其人品高，胸次磊落，故其見於筆墨間者，亦異於流俗耳。至於墨竹、樹、石，又其游戲不經意者，因見此二紙，使人緬想不能已。已書東坡墨君堂記於其後。至治元年六月二日，吳興趙孟頫書。」⁴⁶ 馬明達〈元代回回畫家高克恭叢考〉一文論道：「據〈行狀〉，至元二十五年高克恭為監察御史，二十六年『遣使江淮省，考核簿書』，約二十七年還京師，授兵部郎中。又據《元史·趙孟頫傳》及歐陽玄撰〈趙文敏公神道碑〉，趙孟頫於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兩相對照，可知高代趙為兵部郎中，時間應在至元二十七年年內。……也就是說，他專心致志的探索繪畫藝術，是至元二十七年以後的事。……左右司郎中的具體任期，應在至元二十八年到三十一年以前，直到大德元年任南臺治書侍御史，中間約有兩年時間是在賦閑中。……正因為他對杭州的山水有如此深沈的依戀之情，有『竟日忘歸』的入微觀察，所以才能形成以表現『吳裝山水』為得意之筆的自我風格。」⁴⁷

有關高克恭江淮行省左右司郎中的任期，〈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云：「未幾，桑葛伏誅，議江淮視他省劇煩，如得端介練達之士長省幕其可，則以公為左右司郎中。……公之周恤民隱，率行省所理，易江淮為江浙，尚書省復歸中書，故公辭郎中，再歲，被璽書者三。……明年，為大德元年，擢公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三年，復召入為工部侍郎。」⁴⁸ 「桑哥伏誅」、「易江淮為江浙」，分別發生在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和十二月。《元史》卷一六〈世祖紀〉云：「〔至元二十八年七月，〕桑哥伏誅。……〔十二月，〕江北州郡割隸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改江淮行省為江浙等處

⁴⁴ 陳旅：《安雅堂集》，《四庫全書》本，卷二，頁一四下至一五上。

⁴⁵ 《至正集》，卷九，頁 64 下。

⁴⁶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七，頁七五上至七五下。

⁴⁷ 馬明達：〈元代回回畫家高克恭叢考〉，頁 151，156，157。

⁴⁸ 〈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頁 772 下、773 上。

行中書省，治杭州〔路〕。⁴⁹仇遠《山村遺集·題高房山寫山村圖卷并序》亦云：「大德初元九月十九日，清河張淵甫〔逢原〕貳車會高彥敬〔克恭〕御史於泉月精舍〔杭州路〕，酒半，為余作山村圖。頃刻而成，元氣淋漓，天真爛漫，脫去畫工筆墨畦町。……高侯丘壑胸，知我志幽獨。為寫隱居圖，寒溪入空谷。蒼石壓危構，白雲養喬木。向來仇池夢，歷歷在我目。何哉草堂資？政爾飯不足。視我舌尚存，吾居有時卜。」⁵⁰也就是說，賦閑的時間，自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始，而大德元年九月，尚未赴新任，由此計算，一共五箇整年又八箇月。

高克恭賦閑期間，留居杭州路城，過著徜徉山水的生活。這一時期，正是其繪畫風格的成型期。《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三徐琰〈敬題彥敬郎中為公略年兄所作夜山圖〉云：「彥敬郎中高君，讀書窮理外，留心繪事。所謂吳裝山水者，尤得意焉。左右司秩滿之後，閒居武林，不求仕宦，日從事于畫。心愈好而技愈進，雖專門名家，有弗逮也。行省照磨李君公略，性沖澹，樂山水，寓居吳山之顛。嚮開小閣，俯瞰錢唐江及浙東諸山，歷歷可數，如几案間物。彥敬每相過，未嘗不留連徙倚，以展清眺。公略謂夜起登此閣，月下看山，尤覺殊勝。彥敬聞之，躍躍以喜，遂援筆而為是圖。」⁵¹《清河書畫舫》卷一一上倪瓚〈題高尚書畫秋山暮靄圖〉云：「房山高尚書以清介絕俗之標，而和同光塵之內，蓋千載人也。僦居餘杭，暇日策杖携酒壺、詩冊坐錢塘江濱，望越中諸山岡壠之起伏、雲煙之出沒，若有得於中也。其政事、文章之餘，用以作畫，亦以寫其胸次之磊磊者歟！」⁵²《柳待制文集》卷一八〈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亦云：「彥中廉訪公還自南閩，嘗為伯幾留連旬月，時趙子昂解齊州歸吳興，頗亦來從諸君讌集。予雖不及接廉訪公，而聞其鼓琴自度曲，時時變聲作古調，能使諸君滿飲徑醉，亦燕、薊間一奇哉！」⁵³

時人既有將高克恭的成就歸之於杭州的山川風物之美，也有歸之於大都的地靈人傑。虞集《道園類稿》卷三二〈書楊將軍往復書簡後〉：「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高尚書〔克恭〕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樞〕，南推吳興〔趙孟頫〕，是皆見太平之盛者。」⁵⁴王結《文忠集》卷二〈寄高彥敬侍郎〉：「燕山鬱秀色，勢與嵩華同。蟠屈掩幽薊，突兀摩蒼穹。英靈賦斯人，磊落皆豪雄。君侯尤秀發，傑出稠人中。軒軒萬里鶴，矯矯千丈松。道義冠群

⁴⁹ 《元史》，卷一六，頁 349，353。

⁵⁰ 仇遠：《山村遺集》，《四庫全書》本，頁三上至三下。

⁵¹ 舊題朱存理：《趙氏鐵網珊瑚》，《四庫全書》本，卷一三，頁五一上至五一下。

⁵² 張丑：《清河書畫舫》，《四庫全書》本，卷一一上，頁三上。

⁵³ 《柳待制文集》，卷一八，頁一二上至一二下。

⁵⁴ 虞集：《道園類稿》，《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明初翻印至正刊本，卷三二，頁 111 上。

倫，文采傾諸公。蘭省仰清議，柏臺乘舊驄。丹心抱誠懇，素節凜孤忠。」⁵⁵ 高啓《高太史大全集》卷九〈題高彥敬雲山圖〉：「尚書生長燕臺下，慣識風沙草漫野。何由得見山水鄉？煙嶺雲林遠能寫。平時四海作宦遊，高興最愛江南秋。」⁵⁶ 王璉《青城山人詩集》卷二〈題雲山圖〉：「爾不見米芾顛，海岳廟前書畫舫。溪藤出水雪花皎，興來搖筆生雲煙。又不見高尚書，家住房山滄海隅。晝長坐對遼天迴，尺素亂灑雲模糊。」卷八〈題高彥敬畫〉：「輕煙漠漠雨毵毵，風景分明海嶽庵。北望房山數千里，如何清興落江南？」⁵⁷

五

高克恭的繪畫作品，除見於《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七之〈仿老米雲山圖〉、〈煙嶺雲林圖〉、〈秋山暮靄圖〉、〈山村隱居圖〉、〈秋山過雨圖〉、〈夜山圖〉、〈青山白雲圖〉、〈滄洲石林圖〉、〈墨竹圖〉、〈春雲曉霧圖〉、〈墨竹坡石圖〉；⁵⁸《清河書畫舫》卷一一上之〈巢雲圖〉、〈越山圖〉；⁵⁹ 以及緣題款在房山卒後之年可能為偽作的《石渠寶笈》卷三八之〈林壑高風圖〉、〈林巒煙雨圖〉等外，⁶⁰ 尚有如下：

(一)〈煙嵐圖〉。程文海《雪樓集》卷二八〈題高彥敬煙嵐圖〉云：「西南多連峰，東北多大野。大野少人耕，連峰有人寫。寫之給卧遊，誰為識真者？獨有房山公，癖山如癖馬。向宦浙河干，收拾不盈把。雲煙何慘澹！水木亦蕭洒。匪徒妙丹青，秀句蔚騷雅。胸中殊磊砢，筆底聊復且。君看諸可翫，何者獨非假？削平藝稻梁，庶以飽天下。」⁶¹

(二)〈竹石圖〉。楊載《翰林楊仲弘詩集》卷八〈題高尚書竹石〉云：「矯龍疑蒼筠，踞虎肖白石。倘乘風雲會，變化那可測？」⁶²

(三)〈亂石奔流圖〉。胡助《純白齋類稿》卷六〈高彥敬亂石奔流〉云：「白雲微茫橫劍閣，興到時時自盤礴。高侯寫出胸中奇，亂石奔流美林壑。西風老樹三峽秋，雪

⁵⁵ 王結：《文忠集》，《四庫全書》本，卷二，頁六下至七上。

⁵⁶ 高啓：《高太史大全集》，《四部叢刊初編》景印景泰刊本，卷九，頁二上。

⁵⁷ 王璉：《青城山人詩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景泰刊本，卷二，頁 123 上至 123 下；卷八，頁 174 上。

⁵⁸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七，頁四三上至七七上。

⁵⁹ 《清河書畫舫》，卷一一上，頁二九下至三〇下。又，祝允明《懷星堂集》（《四庫全書》本）卷八〈家藏高尚書松陰落澗圖〉云：「倚壑高松一萬株，拂巖飛瀑氈巾鋪。白龍隱映蒼龍舞，山氣虛兼水氣濡。淨壁沈沈懸瑤珞，空堂隱隱奏笙竽。平生負得匡廬約，幸拜尚書賜不孤。」（頁一八下）

⁶⁰ 《石渠寶笈》，《四庫全書》本，卷三八，頁八下至一〇上。

⁶¹ 程文海：《雪樓集》，《四庫全書》本，卷二八，頁一八上。

⁶² 楊載：《翰林楊仲弘詩集》，《四部叢刊初編》景印嘉靖刊本，卷八，頁一上。

花濺沫巖之幽。雷轉空山駭猿狖，毫端直與元化侔。倦客思歸結茅舍，丹青一幅千金價。誰知正乏買山錢？安得長年看此畫？」⁶³

(四)〈吳山夜景圖〉。虞集《道園類稿》卷七〈題趙伯高所藏高彥敬吳山夜景圖〉云：「吳越蒼茫咫尺間，尚書能晝夜看山。塵銷海市露初下，雪積江沙潮始還。座上賦詩誰絕唱？夢中化鶴忽臨關。高情已逐年華去，秋樹寒波愧妙顏。」⁶⁴

(五)〈南浦遐觀圖〉。《道園遺稿》卷三〈南浦遐觀圖〉云：「房山避暑何王宮？古木蕭森多畫風。平生江海毫素裏，日暮鄉關魂夢中。孤雲斷處更野水，五絃揮罷又飛鴻。高情千仞一倚杖，莫怪尚書雙眼空。」⁶⁵

(六)〈桑落洲望廬山圖〉。《清容居士集》卷六〈題高彥敬桑落洲望廬山圖〉云：「長江亭亭桑落洲，一塔獨傲蘋花秋。邊聲已逐鼙鼓盡，水氣欲挾漁榔浮。謫仙騎鯨五柳老，真景變滅隨沙鷗。空餘秦箏與羌管，斷續不洗琵琶愁。玉堂小窗解蒼佩，宴坐得意豪端收。空青點雲碧痕濕，方諸取月寒光流。匡廬老人在何許？似覺領首相遲留。佳峰稜稜鐵鈎鎖，寸樹點點銅浮漚。要知翰墨灑清氣，俗子政爾勞雕鏤。秋泉山人息機事，青眼不與王公酬。高張素壁凜太古，擬跨獨鶴還磯頭。人坐江湖在適意，底用絕俗埋林丘。擬圖覽古重嘆息，天際杳靄疑歸舟。」⁶⁶

(七)〈遠山木石圖〉。《清容居士集》卷一四〈高彥敬遠山木石圖，為紀夢符學士作〉云：「身比寒崖枯木，心似浮雲太虛。落日前峰堪隱，丹青渺渺愁予。」⁶⁷

(八)〈巴陵山水圖〉。《草堂雅集》卷一〇郊韶〈題王仲弘縣尹所藏高彥敬尚書巴陵山水圖〉云：「尚書愛畫水，落筆生遠色。微茫洞庭野，迴與湘渚隔。青山迤邐盤春空，江波欲落江樹重。望中雲夢開七澤，猿啼直與巴陵通。王郎家住巴陵道，按圖只說巴陵好。巴陵女兒歌竹枝，微風落日行人少。山中春雨生石田，柴門流水聲濺濺。釣竿長日倚沙樹，扁舟中閣生晴煙。愛此只合山中住，十年作官不歸去。高堂見晝夜夢之，夢中離離濕秋露。白頭官滿思轉多，江南酒美仍蹉跎。」⁶⁸

(九)〈寒江孤島圖〉。王行《半軒集》卷一〇〈高房山寒江孤島圖〉云：「千山萬山重復重，煙嵐草樹深莫窮。高堂大袖示寬廣，要以筆力誇奇雄。青紅蒼翠滿縑素，缺處殘碧分遙峰。雖云眼底供一快，未見濶遠開心胸。歷觀畫史每如是，意謂此法由來同。昨嘗凌秋瀾揚子，一舸縹緲乘長風。洪波春天渺無際，出沒但有孤輪紅。中

⁶³ 胡助：《純白齋類稿》，《四庫全書》本，卷六，頁五上至五下。

⁶⁴ 《道園類稿》，卷七，頁356上。

⁶⁵ 虞集：《道園遺稿》，《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至正刊本，卷三，頁42下。

⁶⁶ 《清容居士集》，卷六，頁一上至一下。

⁶⁷ 同上注，卷一四，頁九上。

⁶⁸ 《草堂雅集》，卷一〇，頁一四下至一五上。

冷盤陀瞬息過，回首浮玉雲濤中。乃知山水有佳處，到此始覺飛埃空。當時海嶽應飽見，落墨便自超凡庸。不將層疊競工巧，遂使氣象齊鴻濛。平生愛畫惟愛此，苦恨妙法無能攻。九州之表有人物，意匠彷彿宗南宮。莫言未入米家奧，百年猶數房山翁。茲圖咫尺便千里，生綃數幅徒為功。亦知盤礴意有在，正欲逐米追高蹤。」⁶⁹

(十)〈吳山觀月圖〉。《山村遺集·題李公略示高郎中吳山觀月圖》云：「憑高宜晚更宜秋，下馬歸來即倚樓。納納乾坤雙老眼，滔滔江漢一扁舟。滿城明月空吳苑，隔岸青山認越州。李白酒豪高適筆，當時人物總風流。」⁷⁰

(十一)〈黃州雲山圖〉。《石田先生文集》卷三〈高彥敬黃州雲山圖〉云：「雲山萬疊江南岸，江北高樓眺望時。晴靄蔽戲橋過市，夕霏蒼蔚樹連枝。行人不帶遮塵帽，遊客嘗攜注酒卮。我有故園淮水上，竹岡相接到黃陂。」⁷¹

(十二)〈青山白雲圖〉。李存《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二六〈跋吳季行青山白雲圖後〉云：「往年，吳公季行之子墳，得畫一幅于京師以歸。山木蒼潤，風雲噓薄，甚不類於今者，而謂高彥敬尚書作也。公雅好書畫，奇古物，大喜之，以為郭熙輩有不能以優。舒之中壁，日以拂玩，戒他事毋我關。」⁷²程端禮《畏齋集》卷二〈題高彥敬青山白雲圖〉云：「中州方岳岳為宗，誰寫巍巍第一峰？膚寸雲生雨天下，何曾有意為乾封？」⁷³劉嵩《槎翁詩集》卷七〈題高彥敬青山白雲圖〉云：「松橋石瀨雨潺潺，杉檜陰森暮色還。誰共西樓一尊酒？白雲堆裡看青山。」⁷⁴錢宰《臨安集》卷二〈青山白雲圖〉云：「老米不復得，房山或可探。微茫春嶂外，彷彿大江南。澗水落幽石，樹梢分斷嵐。何時柁樓底？漁唱倚清酣。」⁷⁵此外，尚有其他題識。⁷⁶

⁶⁹ 王行：《半軒集》，《四庫全書》本，卷一〇，頁一二下至一三上。

⁷⁰ 《山村遺集》，頁二六上。

⁷¹ 《石田先生文集》，卷三，頁167下。

⁷² 李存：《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永樂刊本，卷二六，頁660上。

⁷³ 程端禮：《畏齋集》，《四庫全書》本，卷二，頁三九下至四〇上。

⁷⁴ 劉嵩：《槎翁詩集》，《四庫全書》本，卷七，頁六〇上。

⁷⁵ 錢宰：《臨安集》，《四庫全書》本，卷二，頁一上。

⁷⁶ 《至正集》卷二八〈高房山青山白雲圖，為蔡仲謙運使賦〉云：「房山人品素高賢，流出天機肺腑間。一片冰紈才數尺，幾重雲樹幾重山？」（頁152上）又，李昱《草閣詩集》（《四庫全書》本）卷二〈青山白雲圖〉云：「若有若無，青山之嶙峋；欲斷不斷，白雲之氤氳。往時何人得此意？彥公彥敬下筆藝絕倫。我歌紫芝白雲裏，白雲却向青山起。裁雲為吾衣，推山作吾几。松花釀酒三千石，醉後高歌歌未已。歌罷仰天笑，此樂人中仙。心搖赤城霞，目斷蒼梧煙。左執容成袂，右拍洪崖肩。五雲之佩何翩翩！乘風欲往蓬萊巔。蓬萊巔渺何處？金銀樓臺隔煙霧。青鳥銜書海上來，千歲胡麻欲成樹。恨不往兮心茫茫，雲浩浩兮山蒼蒼。人間亦自有真樂，還君之圖兮贈君青山白雲作。」（頁二五上至二五下）

六

《丁鶴年集》卷首戴良《〈鶴年詩集〉序》云：「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西北諸國，若回回、吐蕃、喀和爾〔哈刺魯〕、伊囉勒昆〔也里可溫〕、唐古〔兀〕、爾輝〔畏兀〕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他如高公彥敬、達公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柏、韓公克莊、魯公至道、王〔三〕公廷圭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數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邠、秦，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為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⁷⁷ 鑑於前引確鑿的記載，⁷⁸ 僅提到「西域」和「回紇」、「回鶻」。因此，不能認為高克恭就是楊志玖在〈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一文中特別強調「指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回回」。⁷⁹ 而從其好朋友的周密隱約透露的鄙夷之意來看，如《癸辛雜識》卷續上〈盜馬踏淺〉、〈回回沙磧〉、〈回回送終〉，卷續下〈佛蓮家資〉、卷別上〈社公珠〉等，⁸⁰ 使人懷疑這位僑寓於房山的異族，並不屬於那個群體。再則，據陳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雜識〉一文批示，記載中尚有稱猶太教徒為朮忽回回者。⁸¹ 所以，即使是回回，也不一定是穆斯林。

儘管由於相關資料模糊，房山高氏的家世不能顯暴於時；可是，要坐實高氏乃史氏姻戚，幾乎沒有綫索可言。不能不令人疑惑，如果真是真定路的那個功勳之族的外甥，行狀的作者為甚麼不點明，以昭光寵？從亨婚娶在遷居燕京路前，那位李姓行六部尚書係大同路人，後者有可能正是高克恭的外祖父。令人感到巧合的是，提到李姓行六部尚書的張之翰，與彥敬本人以及其友李仲芳都有文字的贈遺。《西巖集》卷一〇〈高彥敬郎中以山中吟見寄故此奉答〉云：「新詩來自碧山間，紙上雲煙尚未乾。我欲殷勤和高韻，心田廢井不生瀾。扶筇屢上兩高峰，按轡曾過九里松。傳語山中老猿鶴，而今不似舊形容。日日探奇不厭奇，每尋蘭若作幽棲。風篁嶺上龍泓壁，曾拂塵埃見舊題。舍南舍北種田郎，唱得田歌曲曲長。莫學傍村遊俠輩，茜

⁷⁷ 丁鶴年：《丁鶴年集》，《四庫全書》本，卷首，頁二下、三上。

⁷⁸ 倪瓚《清閨閣集》（光緒二十一年刊本）卷八〈寫畫，贈馬彥敬〉云：「高房山尚書清節雅尚，為本朝名臣，諱克恭，字彥敬。馬先生亦其國人，亦字彥敬，蓋司馬慕蘭之意也。今既為作山居圖，又詩以贈之。清節尚書高彥敬，馬翁同字亦懷貞。漢庭詞賦相如最，司馬依依慕蘭情。」（頁一七上至一七下）可惜此文沒說明馬先生究竟是何國人。

⁷⁹ 楊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載所著《元史三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46。

⁸⁰ 《癸辛雜識》，頁132，138，143，193，256。

⁸¹ 陳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雜識〉，載所著《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461。

紅抹額臂擎鷓。」卷六〈送李仲芳赴臨安行省掾〉云：「莫惜辭燕遠入吳，聖朝南北混車書。四千里是兩都會，三百年開一坦途。簿領定應談笑了，宴遊多在治安餘。西湖烟景錢塘月，儘作歸舟卧看圖。」⁸²而嘉甫所從親王出鎮的懷孟路，正是忽必烈潛邸時就有的封邑，⁸³無怪乎忽必烈對嘉甫猶如熟人了。⁸⁴

儘管高克恭繪畫創作的高峰出現在閑隱杭州期間，然而其藝術成就所仰賴的修養，仍應該積蘊於平居大都之時。事實上，高克恭處身於來到南方的北方士人的鬆散團體，然後又加入了南方的士人。正是這個由鮮于樞、李衍、趙孟頫、周密等士人組成的團體的互相影響，才使生性喜愛詩畫和山水的高克恭，同時得到詩畫和山水的靈感，從而造就了創作的昇華。而這個團體的北方成員，除了特別講義氣和友情外，還有與南方成員同樣的嗜好，那就是文藝和文物。而通過模仿前人作品，達到陶鑄個人的藝術風格，乃是學畫者的尋常途徑。因此到了後世，自然會有人臨摹高克恭的畫，這一點以下兩段引文可以證明。鄭玉《師山集》卷七〈朱愛梅墓志銘〉：「愛梅姓朱氏，名璟，字景玉，愛梅，其小字也。……愛梅少時讀書郡齋，郡學官有藏米元暉畫者，日張壁上，愛梅時從旁竊觀之，至撻之不肯去，久乃得其妙。及長，又愛高彥敬青山白雲之作，遂合二公之法，自成一家。得意時即為之，然祇以自娛，不為人所役。」⁸⁵王冕《竹齋集》卷下〈衛生畫山水〉：「國朝畫手不可數，神妙獨數高尚書。尚書意匠悟三昧，筆力固與常人殊。……衛生卓犖志有餘，妙齡聲譽馳江湖。泛觀今昔意未足，直與造化論錙銖。」⁸⁶

在關於高克恭的論文中，馬明達〈元代回回畫家高克恭叢考〉一文具有不少新意，但亦有謬訛。除已分辨於前外，猶有：「我懷疑高克恭所說的『故鄉劉光遠先生』即元初以書法享名的劉房山，光遠其名，房山是以籍貫為名號，猶如稱高克恭為高房山。……這位劉漢卿，本名虎都鐵木祿，出身將家子，本人也卓有戰功。」⁸⁷劉房山自有其人。《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房山先生墓銘〉云：「先生諱伯熙，字善

⁸² 《西巖集》，卷一〇，頁六上至六下；卷六，頁四上。

⁸³ 《牧庵集》卷一五〈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云：「其年，大封同姓，敕上〔忽必烈〕于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烏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頁七下至八上）

⁸⁴ 〈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云：「公〔高克恭〕掾行臺時，嘗以大夫相威公入見世祖，顧問再四，曰：『是高嘉甫〔亨〕兒邪？』賜中統鈔二千五百緡。公嘗言：『自筮仕，月給餐錢外，所得僅此。』」（頁 774 上）

⁸⁵ 鄭玉：《師山集》，《四庫全書》本，卷七，頁一上至一下。

⁸⁶ 王冕：《竹齋集》，《四庫全書》本，卷下，頁四〇下至四一上。

⁸⁷ 馬明達：〈元代回回畫家高克恭叢考〉，頁 123，131。

甫。……終始契丹二百餘年，入金源氏，為燕四大族，號劉、韓、馬、趙氏。……歲丙辰，復如汴，卒于旅。……房山，其自號也。」⁸⁸ 劉漢卿應為畫手和文物收藏者劉衝。《癸辛雜識》卷續上〈西域玉山〉云：「劉漢卿嘗隨官軍至小回回國，去燕數萬里。」⁸⁹ 周密《雲煙過眼錄》卷四：「劉漢卿所藏回回刀，小口，背上皆金紫金錯回回書，內金錯出一人面獸，精甚，聞回回國王所佩者。」⁹⁰ 胡祇遹《紫山集》卷五〈寄李敬甫、劉漢卿、陳取新〉：「走盤光不定，鑑物燭難逾。碧海三秋翼，青雲萬里途。」⁹¹《秋澗集》卷二〇〈揚州送劉漢卿東歸汴梁〉：「海鶻翻雲下錦鞬，眼中人物見風流。誰期淇水三秋別？却作維揚數日留。」⁹² 魏初《青崖集》卷二〈劉漢卿蓮社圖〉：「不為廬山面目真，不因詩酒自由身。高情未落龍眠筆，元是羲皇向上人。」⁹³ 同名異人的情況在典籍中並非罕見，不予以仔細分辨，指認的錯誤也就在所難免了。

⁸⁸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頁 789 上、789 下。又，同書卷一三〈挽劉房山〉云：「節鉞盧龍十令公，紫髯如戟氣如虹。半生笑殺春閨月，一夜歌殘玉樹風。義獻典刑存筆外，遼金興廢列胸中。飄零竟向梁園死，苦淚空隨汴水東。」（頁 587 上）

⁸⁹ 《癸辛雜識》，頁 120。

⁹⁰ 周密：《雲煙過眼錄》，《四庫全書》本，卷四，頁一上。

⁹¹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四庫全書》本，卷五，頁八上。

⁹² 《秋澗集》，卷二〇，頁 341 下。

⁹³ 魏初：《青崖集》，《四庫全書》本，卷二，頁一四上。

A Study on Historical Events about Gao Kegong, the Painter of Huihe Origin in Yuan Times

(A Summary)

Wang Ting

After reviewing the source materials, this paper, a discussion of various topics such as the ancestors and circle of friends and the works by Gao Kegong, the renowned painter in the Yuan dynasty, will shed light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The Gao clan, originally from the land of Huihe or Huihu (Uighur) in western Asia, moved eastwards to Fangshan county, Yan prefecture, before the Yuan. Gao Kegong's father, Gao Heng or Gao Jiafu, lived in the home of his wife's father Mr Li after becoming his son-in-law. Li was a *shangshu* of the "ambulatory" Six Boards of Shanxi province. Later, Kegong moved to Yanjing (Dadu), and became a Confucian scholar under the tutelage of his teacher Hao Jing. Besides inheriting the family's scholarly tradition, Gao Kegong dabbled in poetry and painting. Even before he was appointed a local official in the Jiangnan region, a circle of friends made up of literary scholars from Yanjing was already formed. They include connoisseurs of cultural relics such as Xianyu Shu, Li Kan, Li You, Liang Ceng, Yao Sui, Chang Shiwen, and others. After his arrival in Hangzhou, during the five and eight months when he was out of government service, he endeavoured to refine his painting skill and reaffirm his own style. Because of his extraordinary artistic achievement, people at that time attributed his success to exposure to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Hangzhou" and also to the "outstanding personages and sumptuous environ in Dadu." As a result, his work became a fine model of painting for emulation by admirers in later generations.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call Gao Kegong a "Huihui painter" or to take him as a Muslim. The scorn of him reported in the works of Zhou Mi, one of his closest friends, makes the readers suspect that he might not be a member of the Islamic community.

關鍵詞：嘉甫 高克恭 交遊 繪畫

Keywords: (Gao) Jiafu, Gao Kegong, circle of friends, painting